

都市
言情

广告策划师颜希晓与市场部李子睿共有一个心愿,那就是在他们打拼已久的繁华都市J市落户安家,从此成为J市市民。得知国家为刺激房地产市场而出台“购房落户”政策,因共同利益,李子睿与颜希晓走进婚姻殿堂,以婚姻作为约束手段,以落户为目的,三年过后,各走各途。而婚姻无儿戏,三年协议期满,他们之间,是情尽,还是末路?

异样的气氛在两人间渐渐弥漫开来

李子睿端起饭喝了一口:“不错。”颜希晓如释重负:“那就好。”颜希晓,我觉得咱们的称谓应该作些改变。”李子睿喝了两口饭,专注地看着她,“我们虽然可以不像平常夫妻那样老公老婆的亲昵,但是这样副总来副总的也别扭,从今天起,咱们就直呼名字吧,你喊我子睿。如果你不介意,我就喊你希晓。”“子睿?”“对。”他点点头,“这样称呼的话,也不会让人怀疑。”

“那好,子睿。”由于职业关系,颜希晓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一向强,“接下来的婚假,怎么安排?”

按照公司的规定,他们共有一周婚假。李子睿原本并不想休这么多天,因为他现在在公司的位置极其敏感。楚阳的人员编制原本是一名市场总监、一名副总监。但两个月前,总部突然以调研为名派来了一名海归,做了两年项目客服主管便升到他如今的位置,据说下一步有可能直升总监。

李子睿原来的目标是在今年年底爬到市场总监的位置,可是突然来了这么一个竞争对手,还是亲皇派。要知道实业派与亲皇派的斗争,一般都是亲皇派笑到最后。每想到此,李子睿便开始头疼。

所以,他很想利用婚假时间在公司加班工作,在领导面前树立一个以公司为家的伟大形象。说不定,还可在劣势的基础上扳回一局。可是颜希晓不同意,这个婚姻原本做戏的成分就很大,要是连婚假都不休,更会惹人怀疑。李子睿想了半天,也觉得有点道理。

“回C市吧。”他挑起一块鸡蛋放入嘴里,“坐火车的话需要7小时,要不,咱们坐飞机?”颜希晓眉开眼笑,共处几天来,这是他们再一次在重大问题上达成一致。她在问他之前,也想到的是回C市。至于交通方式,也想到的是飞机。

“哎,我问你。”心情好了,颜希晓的话便有些多,“你从什么时候知道我想要J市户口的?”“你刚来公司的那时候吧。”“怎么看出来的?”“有一次员工档案汇总,我发现你在户籍一栏填的是J市,而非C市。一个人只有在对某个问题渴望至极的时候才会撒谎。”

颜希晓不再说话,低头闷吃鸡蛋饼,异样的气氛在两人间渐渐弥漫开来。能让她由碌碌无为的职业女在瞬间完成向恨嫁女的转变,这都是J市新户口政策的功劳。

去年7月,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开始席卷国内,首当其冲受影响的便是房地产业。作为国家第三产业的龙头,房产矛盾的表现愈加突出。拿颜希晓所代理的盛世花苑为例,虽然这基本是在J市地段最好的小区,但每月也只能维持至多三套的销售量。

所以,J市推出政策,凡是在J市市区购买房子的人,可以享受在本市落户的待遇。前提有三:第一,房子必须在120平方米以上;第二,必须是一次性付款,不可银行分期;第三,所落户口必须三人以下,多人不可。

J市是国内能列在前几位的重要城市,风景秀美,经济前沿,是南方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中心。也因为这个原因,来J市的务工人员越来越多,每个来过J市的人几乎都会做成为J市人的梦,李子睿如此,颜希晓也未能免俗。

见惯了太多J市人面对外群体时莫名其妙的自我优越感,颜希晓想落户J市的愿望就此萌芽成长起来,以至于长到今日,这已经成为她继高考成功后的唯一目标。所以,在李子睿说可以用特殊手段帮她达成心愿时,那时的心理天平就已经倾斜。

于是,在李子睿说我们合伙买房子的時候,她说,好。在李子睿说为保障两人权益,需要通过结婚手段来达成目的的时候,她仅用了两秒钟时间考虑,便重重点头。

看她总是点头,李子睿突然觉得自己有拐骗良妇的嫌疑,便和藹地说了一句,颜希晓,你别老是点头,可以提些要求。颜希晓刚想继续点头,觉得不对又仔细想了想:“李副总,我就想知道,您为什么选中我?”李子睿微微倾身,桃花般的眼眸漫出一抹独特的妖冶:“你以为是白让公司那些流言飞语风行这么久的?”“第一,你和我一样,对J市户口渴望至极,且祖籍都位于C市,最能了解情况。第二,从没见过你与异性来往,平日里总是清心寡欲的,要是合作的话会少很多麻烦。至于第三,你手上应该有不少钱,足够担负另一半的房款。”他眯起眼睛笑,“如果我没算错的话,你手上至少有这个数。”他伸出5个手指,又笑,“加上我的70万元,足够在J市落地安家。”“你怎么知道的?”颜希晓大惊,自己平日里都是谨言慎行的,怎么那点私房账目到了他这里,反倒像是政府的公开账目?

官场
风云

304位各级别官员,84起官场风波,66个党政部门,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,交织进1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——侯卫东的这本笔记,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、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,从村、镇、县、市一直到省,随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,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。

侯卫东在青林山当上“田坎干部”

侯卫东坐在竹制的沙发上发了会儿呆,这才明白自己的处境。沙发下面是厚厚一层的黑色老鼠屎,老鼠屎密集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。

侯卫东昏头昏脑地走出了房门,他中午喝醉以后,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回到这个房间里。这时他才看清楚,这是一幢四层楼房,和学校教学楼的格局相似。每一层十间房,有长长的外走廊,左端有一个小牌子,上面写着两个大字——厕所。

侯卫东视力极好,在门口清楚地看到这两个字,肠胃里马上就是一阵翻腾。他一阵小跑冲入了厕所,刚把头对准了坑位,就“哇、哇”一阵大吐。中午光顾着喝酒,并没有吃多少东西,所以吐出来的东西尽是些汤汤水水,没有一点实在货。

此时正是吃晚饭时间,各家各户都飘起了饭菜的香味。这个香味如此诱人,让侯卫东不断地咽着口水。走着走着,想着沙州市的繁华大街,想着小佳的音容笑貌,他又伤感起来了,眼睛有些潮湿。

侯卫东顺着石板路来到了青林小学,有一个杂货铺还开着,杂货铺的名字叫做“青林小学综合商店”。货物还算不错,里面有电饭煲、水瓶等日常用品,还有饼干、方便面等食品。

柜台后面坐着有说有笑的两个女子,一个40来岁,另一个20多一点,年轻的女子相貌普普通通,微胖,穿着一件连衣裙,样子颇为时尚,看起来和上青林山的人不太一样。这两个女子看有陌生人进来,惊奇地抬起头来。侯卫东看了看,道:“买一个电饭煲。”

40多岁的女子站起身,取了一个电饭煲。电饭煲的牌子不错,是广东爱德

牌,这有些出乎侯卫东的意料。一旁的年轻女子突然道:“你是侯卫东吧,听李勇说工作组要来一个大学生。”侯卫东见女子叫出了自己的名字,很是惊奇,道:“我是侯卫东,才来的,你也是工作组的?以后多多关照。”从学校出来以后,多多关照已经说顺嘴了,见了这个女子,他还是顺口说了一句:“你是当官的,我们怎么能关照你。”年轻女子笑了笑,介绍道:“这位是青林小学铁校长的爱人,陈大姐。”又自我介绍道:“我是工作组的池铭,就在院子后面,等一会儿我去烧点开水,你过来打吧。”陈大姐把商店门关了,帮着侯卫东将东西搬到院子。此时,同一层楼的邻居依然关着门,陈大姐道:“那是高乡长的家。”

将杂物清除掉以后,侯卫东先将墙用干净扫把扫了一遍,将灰尘和蜘蛛网扫掉,又将满屋的老鼠屎扫干净,老鼠屎装了半桶,让他一阵恶心。随后用布拖把将地拖了数遍,屋子里这才看起来像些样子。

忙完了活,侯卫东用新毛巾洗了脸,提着水瓶到后院。后院是一溜青瓦平房,围成一个四合院。左侧堆着些煤炭,煤炭旁边是烧煤的大灶。大灶旁边,开着一个后门,里面洒出来点点灯光。侯卫东试着问了一句:“池铭在吗?”“进来吧。”“没有吃饭吧,这里有一份烧白,还有些剩饭,我给你炒个青菜,将就吃吧。”

在这举目无亲的上青林山,池铭的态度多多少少给了侯卫东一些温暖,他搓着手,不好意思地说:“给你添麻烦了,真是不好意思。”“这本来就是工作组的伙食团,有啥子嘛。”池铭手里拿着一本书,封面上《情深深,雨蒙蒙》几个大字特别显眼。她没有看书,坐在油腻的方桌后面,打量着侯卫东,问道:“你是大学

重温
历史

34年前,我国京津唐一带出现了地质异常状况,国家地震总局为了加强地震监测,派青年地质工作者周海光赴唐山任唐山市地震台台长。因为坚持自己的监测结论,周海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与政治圈套;与市长女儿向文燕的爱情,却让他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。最终地震发生,证实了周海光的预测,而他与文燕却生死相隔……

沉睡中的唐山

1976年,国家地震总局派周海光去唐山支持地震预报工作。周海光初到唐山,在火车站邂逅了向文燕向文秀姐妹俩。文燕是姐姐,来接自己演出归来的妹妹文秀。

周海光一到唐山就投入了工作。他和地震台的同事超凡打着手电筒在防空洞里走,这里曾经发生过事故。忽然有无数红色的亮点向他们蔓延过来,在这光波与气波之中,像是雨打瓜田般的响声,随着光波蔓延。他俩都不由停住脚步,屏住呼吸,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,尤其是超凡,刚刚目睹了死人的事情,更感恐怖,不由往周海光身边靠。

那是一群在防空洞里长大的老鼠,结成成长的队伍,向他们跑过来,如水一样,漫向不知道尽头的前方。周海光和超凡一动不敢动,直待老鼠跑净,才敢长出一口气。

两边的洞壁之上,有两条白色的长蛇样的东西蜿蜒。周海光撕下一片,放到鼻子下闻。

“是什么?”超凡小声问。“好像是蘑菇,有股硫磺味。”周海光继续朝前走。他们感到越来越热,像是走进了锅炉间。



生,怎么会到工作组来。”侯卫东听她话中有话,反问道:“工作组不好吗?”“青林镇政府是由上青林乡和下青林乡合并的。政府设在下青林乡,当官的、管事的和管钱的都集中在政府里。工作组都是年纪大的、管不了事的和不听话的。”

第二天上午,会议室开会。退休的老乡长高长江看到侯卫东站在底楼,道:“侯卫东,开会,你也来参加。”

会议室就是底楼最左端,这是一个类似于课堂的会议室。高长江坐在了主席台的正中间,秦刚坐在了右侧。

“这一段时期,下青林到上青林的小道上,常常有拦路抢劫的棒儿客。前几天有好几个人被抢了,刘家媳妇,不仅背篋被抢了,连裙子也被撕烂了。”说到这里,高长江一拍桌子,道:“青林山是共产党的天下,这些棒儿客真是无法无天。今天我把手所长请来,就是商量如何把这些棒儿客整住。下面,请秦所长布置工作。”布置完工作,会议就散了。

第二天早上,当所有人聚齐以后,已是5点20分。刁昭勇和联防队员田大刀手里提着一根胶皮警棍,李勇也是用了一根短棒。侯卫东穿着胶鞋,提着擀面杖,满脸严肃地跟在刁昭勇后面。到了一个转弯的坡地,他们藏在旁边的树林里。

一样议论起来,大体上可分为两派:一派认为在没有确定发震时间,没有发布临震预报的情况下就采取防震措施,不但会严重影响生产,还会造成市民恐慌,引发一系列不可预料事件,会造成很坏的政治影响。另一派以副市长梁恒为代表,认为可以先做一些准备工作,为了不惊扰市民,可以先把抗震所需的粮食、药品、车辆、燃油以及一些生活必需品准备好,在全市架起高音喇叭,广播电台组织两套人马昼夜值班,保证紧急时指挥畅通。还要组织解放军和民兵协助公安民警加强治安。其实这样一来,说是不惊扰市民,也已经是满城风雨了。

两种意见相持不下,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向国华的身上,半晌,向国华一字一顿地说:“各位,今天的会议是决定我们唐山百万人口的生命和国家财产安全的会议,在座各位责任重大啊。我的意见,一个字,防!”

七宝山,燕山山脉的一条支系,层峦叠嶂,绵延起伏,正是春末夏初时节,向文燕和一群女兵出来踏青,都显得极兴奋。女兵们嘻嘻哈哈地往山顶爬,文燕在半山腰等她们。她是要独自享受在大自然中独处的感觉。

周海光走上来,穿着夹克,戴着遮阳帽和太阳镜,很精干的样子。他的兴致很好,到这里来,虽说是收集数据,最主要的,还是想一个人整理一下紊乱的思绪。

他看到在草地上看书的向文燕,由于他戴着太阳镜,文燕没有认出他。

“你一个人来登山?”周海光笑着问。“不,我们有很多人,很多,都在那边。”向文燕在这里碰到一个陌生的男人,有些紧张。